

世界 全史速读

图 8-2-22

1848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伦敦共同发表了《共产党宣言》，这是马克思主义诞生的标志。《共产党宣言》的发表，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诞生，从此无产阶级有了自己的理论武器。《共产党宣言》的发表，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诞生，从此无产阶级有了自己的理论武器。

*Old Time
Chronicle Books*

世界全史速读

世界艳史速读

蔡 磊 主编

(六)

中国戏剧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世界全史速读/蔡磊主编. —北京: 中国戏剧出版社,
2007. 6

ISBN 978-7-104-02606-8

I. 世… II. 蔡… III. 世界史—通俗读物 IV. K1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75505 号

世界艳史速读

责任编辑: 万晓咏

责任出版: 冯志强

出版发行: 中国戏剧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路 116 号嘉豪国际中心 A 座 10 层

邮政编码: 100097

电 话: 010-58930221 58930237 58930238

58930239 58930240 58930241 (发行部)

传 真: 010-58930242 (发行部)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飞云印刷厂

开 本: 850mm×1168mm 1/32

印 张: 123.25

字 数: 2491 千字

版 次: 2007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104-02606-8

定 价: 678.00 元 (全 24 册)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目 录

第五篇 粉蝶艳史

第二章 机要员怀里的女谍	(783)
塞浦路斯的红屋	(783)
“幽房”舞场	(786)
两个知己	(791)
密码	(796)
沮丧的情报机关	(800)
第三章 白宫幽梦	(804)
第一节 情窦初开	(804)
第二节 征服肯尼迪	(809)
第四章 致命的武器	(814)
第五章 艳谍鼻祖——娣莱拉	(827)
一个不幸的女子	(827)
非利士人的天敌	(829)
英雄难过美人关	(831)
第六章 空中女杰	(838)
世界女子跳伞冠军	(838)

她驶入亚平宁半岛领空	(842)
她失手了	(847)
第七章 致命的“爱情”	(853)
一个普通留学生	(853)
“鱼儿”开始撞钩	(858)
他被她掌握了	(863)
第八章 强奸案扯出大谍巢	(870)
第九章 东京玫瑰	(878)
第十章 间谍娇妻	(882)
偶然的机会有	(882)
为了丈夫	(886)
她迷上了这一行	(892)
“赎罪日”	(896)
第十一章 她影响了世界大战	(900)
辛西娅，月亮女神	(900)
一个消息与意见的源泉	(903)
床上的和头脑的游戏	(911)
理智而果断的人	(915)
她一定要密码本	(927)

第二章 机要员怀里的女谍

塞浦路斯的红屋

塞浦路斯是一个线网密布的神秘地带。就像中国神话中的千里眼、顺风耳，这儿的一片“红星”能听到各种声音；它又像是中国古代的公冶长，能分辨出这些声音代表的各种意思。

在波涛汹涌的地中海边远的东北角有一处岛屿叫塞浦路斯。远远望去，它恰似一艘永不沉没的超级航空母舰，日夜镇守在中东的门户上。

这倒并不是夸张。把塞浦路斯比作一艘航空母舰是再恰当不过了。

塞浦路斯是西方国家到中东任何地方去的中转站。西方国家，特别是英国，在这个岛上都设有庞大的军事基地。

在这些军事基地里，都有在必要时可携带核武器的“火神 V 式”轰炸机和高性能的“闪电式”截击机。

在奥林匹斯的山顶上，巨型警戒雷达设施，使地中海东部和中部地区上空的任何一架飞机都能清晰地暴露在它的荧光屏上。

但这还不是全部。

在岛东端埃皮斯科皮的山坡上，密密麻麻地竖立着许多奇形怪状的天线，颇似一片郁郁葱葱的小树林。这片“小树林”，便是这个岛上所有军事设施的核心——代号为“红屋”的英国军事通讯基地。它负责监听、收录整个中东地区的所有无线电信号，并尽可能、以最快的速度进行破译。

这听起来似乎颇有一点天方夜谭的色彩，但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那巨大的、触角灵敏的天线，如同一个硕大无比的电子吸尘器，能把中东地区上空所有的电波信号点滴不漏地吸进去，再输送到建筑在山坡底下的电子计算机中心。

经过电子计算机的处理，英国人就知道了西奈沙漠里埃及坦克驾驶员之间的通话、戈兰高地上叙利亚导弹操纵手从上级那儿获得的指令，以及以色列“鬼怪式”飞行员与指挥台的联系。

它还能截获中东地区多如牛毛的恐怖组织和地下组织与外界的密电往来。另外，设在该地区的外国使馆与本国的联系——频繁的秘密电讯，也会被它所截获。

至于设在这里的英国电讯基地到底能破译出多少密码这一点，众说纷坛。

但以下的几件事实却很能说明它的能力。

十月中东战争前夕，英国情报机关就是根据这个基地截获破译的情报断定，阿拉伯人要发动一场大规模的针对以色列的进攻了。他们通过美国向以色列人转达了这一情报，但以色列当局却置若罔闻。

1978年，他们根据截获的一个恐怖组织的密电判断出，恐怖分子将要对西方某一亲以色列国家的驻贝鲁特的使馆进行爆炸恐怖活动。他们及时向该国政府转达了所获得的信息。该国驻地使馆急忙采取了必要的预防措施。果然，几天以后，炸弹响了，但使馆的人员都安然无恙，无所损伤。

1981年，他们同样根据所截获破译的密电得悉，恐怖分子要对中东某国的政府首脑进行暗杀活动。虽然，该国首脑由于某些原因对大英帝国一直持不友好态度，但英国人还是决定把这一情报通知给他。

这个首脑开始半信半疑（因为他曾吃过英国情报机关的亏），但他还是采取了谨慎的态度，布置了一些防备措施。那一天，五个潜人的恐怖分子和三个内线人物被一网打尽。他们交出的计划与英国情报机关告诉他的完全一致。该国首脑从此改变了对英国人的不友善态度。

另外，也有消息说设在这里的英国情报机关还能侦听到以色列总理在轿车里的无线电谈话。虽然，英国人对此曾多次公开否认，各国情报机关对这一否认仍持怀疑态度。

因为这近乎神奇的功能，这个通讯基地——称之为侦听

基地恐怕更合适一点——受到了东西方各国的密切注意。

美国人早就跟英国人订有契约：用美国的间谍卫星的情报来换取这个基地的部分侦听记录。

显然是因为当时意识形态领域的原因，苏联就不会有这样的运气了。英国人对它如同躲避瘟神似的防备着，哪会让它沾光！

但是，英国人不让沾光，并不能说明苏联人就沾不了光。

四十多年前出版的苏联特工学校教科书的扉页上就有这样的话：

“在苏联情报机关面前，
世界没有秘密可言。”

“幽房”舞场

年轻的机要通讯员军官在这里疯狂；一个姿色不凡的年轻女子看似无意地撞了他一下；他被她的无限风韵所迷倒，他想到地窖的醇酒……

梅尔巴和娜拉是在迪斯科舞场上认识的。

正因为是在舞场上认识的，所以，就像舞场上的其他许多一见钟情的男女一样，他们两人的情投意合就显得很正常了。

这家迪斯科舞场有一个使人想入非非的名字：“幽房”。

据那个胖得像个肉球似的舞场老板解释，这名字取意于场里幽暗的灯光，以及这灯光给人带来的乐趣。

不管怎么说，确实，这个“幽房”舞场，倒真是年轻人的天堂。每到周末，附近基地里的英军官兵便蜂拥而至。

……嗨嗨，这蓝眼珠的小伙儿，

……瞧他走路的模样儿，

……就是他，曾使我神魂颠倒……

这里的著名迪斯科歌唱家麦克多纳粗野的嗓子在叫喊着。

球形的变色灯在头顶上徐徐盘旋，把光怪陆离的色彩均匀地洒向四周。

灯下，一大群疯狂的男女在蠕动、在抽搐着，各种颜色的头发在空中飞舞。臂膀、脑袋、胸脯、臀部、大腿，像通了电的零件一样在肆意地抖动。

……多么美好的夜晚，

……一生从未有过……

……嘿，他呀，他真是一头小公牛……

歌唱家的歌声达到了高潮，疯狂的人群像沸水一样地翻腾起来了。舞场的音乐震耳欲聋，灯光显得似乎更幽暗了。人群变得模糊不清，只剩下黑压压的一片，如同童话中的魔鬼在阴森恐怖的洞穴里手舞足蹈。

麦克·梅尔巴便是这群“魔鬼”中的一个。而且，他也是最疯狂的一个。

“喂，伙计，悠着点。”伙伴们跟他打趣道：“你总得留点劲上别处使吧！”

“希望如此。但遗憾的是，至少目前还找不到这样的地方。”

这是大实话。长期以来，对 21 岁的麦克·梅尔巴来说，如何消耗这过于旺盛的精力真是个大问题。

麦克·梅尔巴是这儿基地通讯方面的军官，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干的是“趴桌子”的活儿。正值血气方刚年纪的他，整天闷在“囚房”似的密码室里，难免觉得胸中淤塞。再加上他又不爱参加体育活动，所以，周末的迪斯科舞场，便成了他消耗精力的惟一场所。

……你不认为我太性感吗？

哦，不要这样撅着嘴……

快节奏的音乐伴着沙哑的歌声再次响起。梅尔巴全身像触了电似的，激烈地抖动起来。

突然，他感到自己的屁股不知给背后的哪一位撞了一下。这在舞场是常有的事。众多的人群在一个狭小的舞池里手舞足蹈，能不磕磕碰碰吗？

他扭头过去想表示一下歉意，但对方已先开口了：

“对不起，我撞了你。”

好一个姿色不凡的女人。

“哦！不，应该说这是我的幸运。”

梅尔巴眼皮一眨，开了个玩笑。在舞场上混了不少日

子，他已精于此道了。

“真的？那我后悔没给你个更厉害的了。”女人娇滴滴地说。

梅尔巴开始仔细打量起她来了。她肌肤细腻，体态雍容，胸、腰、臀三围泾渭分明。

“她不是少女。”

这个念头飞快地在梅尔巴脑中掠过。这使他稍稍感到一点伤心。因为他知道，来“幽房”舞场的女性通常是基地驻军家属和附近的一些年轻姑娘。

有时，当地的一些已婚妇女也会到这儿来露露面。她们多半是一些商人的妻子。丈夫在外跑买卖，她们耐不住空房的寂寞，只好到舞场上消磨时光。

上司早已警告过像梅尔巴这样的青年军官，对待那些女人要千万“谨慎”，因为这是塞浦路斯的领地，事关“两国”之间的关系，弄不好是要出麻烦的。

“她肯定就属于这类人！”

梅尔巴作出了第二个判断。但他却不想太“谨慎”。

“你常来这儿玩吗？”他问了一句。

“什么？”对方扭上一步，把头凑了过来。显然，震耳的音乐淹没了他的声音。

“你常来这儿玩吗？”

梅尔巴大声地重复了一遍。他的嘴朝对方的耳边凑了过去，闻到了一股沁人肺腑的浓浓芳香。

“对，有空就来玩玩。”

“可我以前好像很少见过你。”

“可能。因为我周末来的时候不多。”

那说明她丈夫通常是在家过周末的。梅尔巴暗忖道。

“你喜欢这儿吗？”

“喜欢……”

随着音乐，随着扭摆，他们的谈话就这样继续进行着。

一曲终了，梅尔巴对她的身份已经了解得很清楚了：

娜拉（多动听的名字），多瑙河畔长大（怪不得那么妩媚），已婚并有了孩子（丰腴的身体是其特征），有一个黎巴嫩富商丈夫（身上的服饰可以证明）。

无疑，这样的人是属于上司所警告的要他“谨慎”之列的。

但梅尔巴被她的美貌和热情迷住了。她跳迪斯科时的每一举手投足，无不使他心旌动摇不已。

按当时流行的审美观点来看，苗条窈窕的女人，尤其是在迪斯科舞场上，无疑最能吸引男人的目光。然而在梅尔巴的眼里，娜拉这位多瑙河畔成长的少妇却有着无限风韵：

她穿着一件领口开得很低的深红色连衣裙。领口和袖边镶着几朵金色的小花，在灯光的照射下烁烁生辉。满头金发被一条栗色的彩带巧妙地拢住，挽成螺旋状的发髻，再向脑后捋下去。这样，她的微丰而动人的脸庞便一览无遗地显露在人们的目光下了。

娜拉的前胸饱满（80%的少妇都是这样的），但脖子颇长（这却是难能可贵了），胯部丰硕，但腹部平坦，这样，就把最后一点臃肿的气息给抹掉了，让人看到的只是恰到好处的丰盈。

“她像一瓶在地窖里搁了多年的醇酒，谁能打开则将体会到无穷乐趣。”

梅尔巴想起了不知在哪本书里看过的这句话。

两个知己

他们在她的房间里互诉衷肠，发现二人具有一个共同点：没有知己朋友。他们都感谢上帝为自己解除了痛苦。他为她讲解密码，同时想起了一个影片中的情节……

梅尔巴投入了娜拉的怀抱。

当然不是在“幽房”舞场上，而是在娜拉的家里。

这一点儿也不奇怪。他们的相识本身似乎就决定了迟早会有这么一刻，因为，从一开始起，梅尔巴就不想太“谨慎”。

梅尔巴向娜拉诉说了自己的苦衷：紧张但枯燥乏味的工作；单调的军营生活；他喜爱旅行但一直没有机会；没有私生活；也没有知心朋友。

娜拉告诉梅尔巴：她虽然有钱，有富裕安乐的生活，但内心空虚惆怅；虽然有丈夫，有孩子，但个人生活总好像还

缺点什么，因为丈夫时常外出；有社交生活，但讨厌那些无聊的专门议论用什么药才能激发情欲的太太们；她也没有知心朋友。

一切只能解释为是上帝的安排。

否则何以两人说了半天会汇到一个主题上来：没有知心朋友。

他们说的都是真话，但又有些矛盾：两人互吐衷肠，难道不是知心朋友？不是知心朋友，岂能互吐衷肠？

“我简直想象不出来，你到底在干什么工作，会如此的枯燥乏味？”

“译码。”梅尔巴脱口而出。虽然保密条令上规定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对任何人都不准暴露自己所干的工作。

“译码？”娜拉问，“就是戴维·卡恩的书中说的那种密码破译？”

“怎么？你读过戴维·卡恩的书？”

“读过，太棒了！简直神奇极了！尤其是他那本《密码破译者》，那更是引人入胜。可惜好多地方我看不懂。”

“你对密码这一行有兴趣？”

“谈不上兴趣，恐怕说是好奇更合适。你知道我丈夫是专做珠宝生意的，我对密码的好奇心就是从那儿感染的。”

“哦？”年轻的梅尔巴被娜拉的故事吸引住了。他像一头血气方刚的小公鹿，正循着雌鹿的“哞哞”声而去。小公鹿当然不会想到，猎人的诱笛也能发出这种“哞哞”声。

“由于生意上的需要，我丈夫经常收到世界各地发来的电报。这些电报上净是一些莫名其妙的话：什么‘孩子已经断奶’、‘婚礼如期进行’、‘莎达在想你’、‘在老地方见面’……

“我心存疑虑。你知道的，女人对这种事是最敏感的。我知道他在外面肯定不规矩，找人家的姑娘鬼混，但他巴黎、纽约、伦敦……满世界乱跑，我又不能老跟着他，也管不住他。

“对于他经常不在家我已经习以为常了，但我怎能容忍他再找一个情人？我就和他大吵大闹。他只好跟我解释。我这才弄明白，这些电报用的都是密码。也就是从那时候开始，我才对密码感到好奇。”

“你这样做只是为了监视你的丈夫吗？”梅尔巴笑着问。

“也不全是。我也没有什么工作可做，时间很多余，不是喝酒睡觉，就是到‘幽房’去跳迪斯科。我想总得找点事情做做，不然一天下来真无聊。”

娜拉便顺手从桌上拿出几本书来。这些都是公开出售的有关密码技术方面的普通读物。

梅尔巴漫不经心地看了一下，其中有一本就是戴维·卡恩的《密码破译者》。

“我很欣赏你的好奇心。但是，请恕我直言，对我们来说，你买的这些东西就如同一些儿童刊物。”

“真是这样？”娜拉一副惊讶万分的神色，“我看了几个